

沪银行定存利率大战早已启动

财经评论

用制度之力制衡 “沉淀的影响力”

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上海等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打响揽储战,先后上浮中长期存款利率10%。

据青年报记者调查了解,早在去年中期,上海本地部分城商行与股份制银行已经率先上浮利率,而几大国有银行业在去年将1年期利率上浮8%。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定存利率上浮去年已启动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央行首次宣布新规,银行可对人民币存款实施最高上浮10%的权限后,沪上银行部分城商行就早已一马当先执行起了新规。比如宁波银行就全国统一将其1年期、2年期、3年期、5年期的定存利率分别从此前的3%、3.75%、4.25%、4.75%上调为3.3%、4.125%、4.675%、5.225%,并且一直维持至今。而在股份制银行中,记者发现,光大银行也已于去年末在上海地区将定存利率做了上调,1年期、3年期、5年期的利率分别上浮到顶,为3.3%、4.675%、5.225%,近期则尚无新的调整。

另外记者还查询了上海银行、上海农商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等发现,上述银行均是将1年期存款利率上浮至10%,达3.3%,但2年期、3年期、5年期存款利率目前则依旧维持3.75%、4.25%、4.75%的利率范畴。

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则更为淡定,其除了将1年期定存利率在去年上调了约8%至3.25%后,其他期限的存款利率则均未有变化。不过,交通银行则有些“小动作”,在记者致电客服人员咨询时,其向记者表示,存款超过5万元的客户可以享受定存利率上浮10%的优惠。

短期优惠政策将长期持续

在眼下各地银行都纷纷开闸存款利率优惠的当下,多数银行业内人士都向记者坦言,主要都是受未来日益加剧的竞争环境所迫。“特别是一些城商、股份制等中小型银行,资金量本身就不能与国有银行相比,再加上市场竞争的激烈,其为了缓解紧张状况,一定会做存款利率优惠的准备,这既是拉拢市场,又是解决自身资金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认为,虽然目前多数银行对于中长期存款利率的上浮只是短期内的优惠政策,但如果效果不错,就势必会长期持续,这是利率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未来商业银行的日子并不好过,深挖洞、广积粮,提前进行一些中长期存款的准备很有必要。

而根据眼下上浮最多的10%来看,中国银行理财师陆芸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位客户存入1年、2年、3年及5年的10万元定期存款,其到期利息收入将要比基准利率增加300元、750元、1275元及2375元。其建议,未来银行定存利率优惠的活动应会更加频繁,市民在选择时可货比三家排查一番,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银行,不要盲目比价。

影视传媒企业再掀上市潮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上周上市公司江苏宏宝的重组草案披露,长城影视将作价23亿元借壳上市,而前不久由华谊兄弟的收购绯闻又牵出小马奔腾将寻求独立上市,再结合目前的A股IPO审核名单来看,新一波影视传媒公司的上市潮似乎就在眼前。

从目前已经在A股完成上市的影视传媒公司来看,包括华谊兄弟、乐视网等在内的几家热门公司都是在2010年前后同一批上市的,2012年有新文化、华录

百纳等公司接连上市。去年10月份华数传媒借壳*ST嘉瑞以来,新一批影视传媒公司的集体筹划上市才悄然开启。

由小马奔腾主打出品的《龙门镖局》目前正在各大卫视热播,而前不久有消息称华谊兄弟向小马奔腾发出了收购意向,但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小马奔腾更希望能够独立上市,因此拒绝了对方的收购请求。

再看看目前证监会的IPO审核名单中,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巨头已赫然在列,新丽传媒等中小影视传媒公司也已经整装待发。

中国重汽(香港)7月底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位曾经的省部级高官石秀诗、韩寓群、崔俊慧出任中国重汽独立非执行董事,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他们曾分别担任贵州省长、山东省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退休高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或是其他职位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

在目前的中国上市企业当中,“中字头”央企上市公司几乎都会有前任高级官员“压阵”担任独立董事,中国石油独立董事刘鸿儒曾经担任央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务,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周道炯也曾担任过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而中国铝业独立董事吴建常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等职……



新华社图

近期,三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对脱离官员到企业任职的质疑,实质是警惕“沉淀的影响力”可能被滥用。

在我国,脱离高官颐养天年之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身份再次进入公共领域。他们中有著书立说、受聘任教的,有进入非营利机构的,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甚至还有到农村务农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都少有争议,甚至得到社会广泛赞誉。

脱离官员企业再任职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社会称其为“下凡”,欧美国家称其为“旋转门”。有专家指出,企业为什么愿意用高薪来聘请脱离高官,固然有看中其经验能力的可能,但不言而喻的恐怕是他们丰富的人脉资源,在意他们“沉淀的影响力”。因而,一些遭社会诟病的现象与之伴生。无论

是官员权力“期权化”,还是利用权力余威为企业和自己谋不当利益,在近年国内外的一些事件中时有体现。

遏制“沉淀的影响力”,防止“旋转门”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早就为世人所关注。美国曾颁布《政府道德法》,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时间不等的“冷却期”;后来又通过《政府道德改革法》,进一步细化和修订监管措施。

我国有法律、党纪对脱离官员到社会任职进行规范和约束。《公务员法》对脱离官员及其他公务员也设置了3年或2年的“冷却期”,并规定不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有关通知、意见,不仅规定了脱离高级领导干部有“冷却期”,还规定去企业任职还要经

组织同意、备案,也不得在任职企业领取报酬、津贴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

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偏重于宏观指导,尚缺强制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如何界定原身份和现任职公司的关系?党委、政府和企业又属什么关系?对于脱离官员任职后的从业行为,也缺少监督问责规定。细化法制规定,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范脱离官员任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行为,还需严格执行。如何用制度之力规范这些“沉淀的影响力”,使之成为造福社会、为民谋利的正能量,需要的是划定界线,加强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规范脱离官员出任新职,应该公开透明。当“隐形权力”显性化,脱离官员的去向受到社会有效监督,经得起检验,质疑和猜测自然就没了市场。 据新华社电